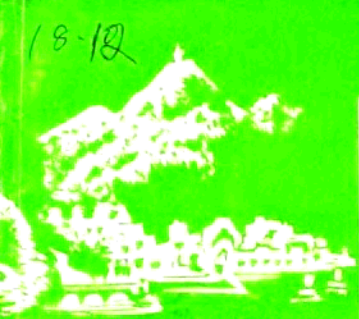


18-12



洪江市文史資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洪江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87

目 录

杨永清竞选国大代表真相·····	唐曙光 (1)
甚器一时的陈汉章·····	黄云照 唐曙光 (5)
解放前的“特种会报处(室)”内幕·····	唐曙光 (12)
“中统局”、“军统局”在洪江的组织 与主要活动·····	周柏青 (16)
回忆贺琼烈士·····	朱泽生 (22)
晨呼队·····	李显贵 (25)
回忆洪江的抗日救亡活动·····	蒋耀群 (28)
建国前洪江妇女运动的概况·····	市妇联 (31)
王天培在洪江暂师北伐·····	周柏青 (40)
洪江军商勾结走私一则·····	甘国芳 (44)
弃暗投明 喜获新生·····	甘国芳 (47)
国民党陆军部队的人事管理概况·····	彭国安 (52)
我在军民合作站·····	周子兴 (57)
宪兵生活的片断回忆·····	吴登国 (60)
百年老店源春酱园·····	夏敬钧 (64)
久负盛名的“华成”木器·····	市工商联 (68)
湘黔金矿局始末·····	陈松涛 (71)
洪江著名小吃“小笼汤包”·····	华先明 (73)
洪江旧红十字会史话·····	尹桔垣 (75)
洪江私立洪达中学·····	周汉臣 (80)

建国前洪江小学教育概况·····	周基培 (87)
洪江基督教概况及其它·····	欧凤赓 (93)
杨竹秋先生及杨恒源油号简介·····	黄云照 (96)
我的回忆·····	黄传甲 (101)
舞台生活六十三年 (上)·····	毛祺祥 (110)
湘潭县县长王伦“贪污”被枪决·····	刘果毅 (122)
乐山武大学运回忆·····	<u>李肇英</u> (126)
关于《解放前洪江雄溪女中始末》一文 的历史考证·····	周基培 (134)

杨永清竞选国大代表真相

1947年8月，湖南省府成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所后，省属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辖管的芷江、黔阳、怀化、晃、靖、绥宁、会同等县和洪江镇，相继成立这种机构，办理选举国大代表一切事宜。这场选举，以芷江闹得最凶，而且出了人命事故。兹将其竞选内幕，揭示如下：

“三大派”竞争激烈 靠帮会人多势众

当时选举国大代表，以芷江三大派争夺最激烈。第一派叫“士绅派”，出面竞选者是县参议会的议长邓海凡，伊系芷江人，世代缙绅，芷江县较有名望的士绅，都拥护他。第二派是学者派，竞选者是湖南省参议会的参议员李连章，他在行政、教育界，具有一定的声望。第三派系帮会派，竞选者为杨永清。杨系一行伍出身的军人，早年曾参加过北伐，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因与蒋介石同床异梦，貌合神离，遂弃官回家乡芷江，创建“红帮”，帮名“乾坤万寿山”，“日月光华堂”，宫名“楚汉”，自称大寨主（即龙头大爷），下分内八堂大爷、外八堂大爷，头目繁多。帮内还有些歪门邪道的清规戒律。杨永清绰号“老佛爷”，当时年近六十，手中掌握人枪约三千，湘、黔边区的绿林会首，无不恭维其威望。此次竞选中，芷江的三大派均夸多斗靡，互不相让。杨永清靠其帮会，人多势众，更不示弱。

搞“踩塘”筹集资金 开山堂显示威力

杨在竞选的筹备过程中，召集了副龙头潘壮飞、杨春圃

以及香堂、礼堂、陪堂、刑堂、当家、管五、红旗、执法等兄弟，在“楚汉宫”内商讨竞选事宜。为了扩大杨永清竞选势力范围，决议采取以下措施：①礼聘十区中统调查负责人陈通煥、军统芷江组组长方天印为杨竞选国大代表事务所的名誉正副所长。②强令芷江境内的富商巨贾、生意买卖人等“踩湾”（即大开山堂时所吸收的新帮兄弟，应以钱、财、珠、玉作为入门献礼的暗语），以筹集竞选资金。③勒令芷江商会垫付其招待选民等费用。当时晃县、怀化等地不少小商，由于被迫“踩湾”，弄得资金罄尽，店铺倒闭。“老佛爷”的腰包，却日益塞满，枪支越来越多。开山堂的前两天，北起常德、西至川、黔，所有“绿林好汉”、失意政客，均云集芷江。

在“乾坤万寿山”大开山堂的那天晚上，“楚汉宫”的神坛上，张贴着荆襄王关羽的巨幅画像，神像两边巨烛生辉，香烟缭绕。整个神坛大厅，悬灯结彩，乐声四起。神坛左边排列着二十四名粗壮大汉，身穿青色打衣，手持雪亮的大砍刀；右边一排系二十四名全副武装的卫士，手中握着新美造汤姆式冲锋枪。这时的杨永清，头戴冲天冠，雉尾高挑，身披金龙蟒袍，玉带扣腰，左脚穿青绒朝靴，右脚穿多耳麻鞋，端坐在大寨主的虎皮交椅上面，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地接受所谓龙兄虎弟的大礼参拜。当时参加开山堂的各路匪首，有龙山的龙云飞，古丈的张平、曹振亚、汪援华，辰溪的张玉琳，怀化的灵鸡公彭玉清，鸭咀岩的曾炳臣、彭凯，托口的杨玉林、向玉芬（著名的女飞贼）和田司令等。中、军两统的特务头目，国民党党棍，如靖县吴君庭、武岗苏星云、黔阳杨荣跃等都被邀请观礼。在“踩湾”的献礼台

上，堆满了金玉珠宝、银元支票，以此作为杨永清竞选国大代表的活动经费。芷江县中统头目向利权，替杨永清在文化教育界拉票中威胁地说：“杨公是反共有功的名将，这次选举国大代表，希望一致投杨公的票，如有暗中反对者，解聘书即可送到”。军统情报组，则在芷江驻军的眷属中，进行拉票。

喊“废票”把持票箱 出银元贿赂当局

同时，所谓“杨公”的竞选事务所还贴出通告：凡投杨永清一票者，凭事务所的餐票，在芷江太白酒楼、四海春酒家或天津酒楼等处开丰盛美餐。邓海凡的诱饵是：每人四个肉包子。李连章的投票人，每人一碗阳春面。

投票的那天，中、军两统的特务与杨永清的武装歹徒，拥在票箱前面，把持票箱，在验票、唱票中，将邓海凡、李连章二人的票，大部分喊成“废票”，邓长叹一声：“这是什么民主”？遂与李连章连夜离开芷江到长沙告状去了。杨永清随即带着他的副寨主杨春圃，又邀请了中、军两统的头头，也赶往长沙，采用银元贿赂手段，马到成功，长沙绥靖公署即委任杨为芷江警备司令。邓海凡与李连章在长沙请了几桌酒席，当局同意替他俩设法，但最后的回答是：时局不同，忍让为上，邓怕遭杨永清暗害，便请省府秘书长给杨写信，要求和解。杨寨主接信后，立即复电，愿意化除成见，并电请邓议长回县，主持民意选举。邓海凡议长由长沙返回芷江时，杨永清派其副龙头潘壮飞、杨春圃以及警备司令部梁参谋长、县政府秘书长等到车站欢迎，沿途鸣放鞭炮，以示和解。

杀“邓公”清除对手 “老佛爷”充当代表

邓海凡经过杨永清这番安排，亦觉光彩，在家住上两天后，得知在选举时公开支持过他的人，都被杨寨主的匪徒暗杀了，邓由此忧心忡忡，战战兢兢，曾短时间闭门不出，并约请邓氏青年数名，为他守夜，以防万一。李连章也怕遭杨暗害，从长沙溜回芷江后，不敢公开露面。可是杨寨主反而三番五次地手提贵重礼物拜访邓海凡，言必称“邓公”，语意尽殷勤，邓海凡见杨如此谦恭，始去戒心。

当时芷江县计划成立戡乱建国委员会，县长邀请邓海凡以民意代表身份筹备组建，邓说：“这个会要请杨公永清成立，因为本县（指芷江）和邻县的共产党人都被他活埋光了，他是戡乱能手。”这席话后来传到杨永清的耳中，杨顿时大怒说：“邓海凡这小子同情共产党，我不整死你才怪”。

1948年4月的一天黄昏时刻，邓海凡从芷江县政府经过城关镇镇公所，走到东紫巷口转弯处（离邓宅约五十米），即被杨永清所指使的曾西胡子（“楚汉宫”的红旗管五，杀人魔王）枪杀，子弹从后颈中打进去，倒在血泊中，一命呜呼。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芷江城。杨永清随即和当时的芷江县长，带了十余名卫士来到邓宅，吊念“邓公”，安慰邓夫人，主办隆重丧事，并布告缉拿凶犯，凡当时由此过路的行人，均被拘留审查。李连章闻讯后，连夜离开芷江，逃往长沙。

这时芷江的三霸，却被号称“老佛爷”的杨永清一人独霸了。杨自然而然的当选了国大代表，赴南京出席了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

唐曙光稿 周汉臣、陈兴民整理

甚嚣一时的陈汉章

陈汉章系怀化县卢阳镇（现改为怀化市）人，绰号“乐棍子”，陈部于1927年9月至1930年3月在洪江驻扎逾三年，当时居民提起“乐棍子”，无不深恶痛绝。兹将其劫枪而起家的经历和称霸一方的实况，作番简介：

一、贩卖鸦片起家 拼凑人枪仗势

陈自幼好强，八、九岁时，常约集乡村小孩成群结队，模仿军人操练，自充指挥官。青年时期，与附近跑江湖的数人，去贵州贩买鸦片，来湖南销售，往返年余。最后一次，他与同伙带了些鸦片烟土经过湘黔边境，被两名巡警拦路搜查，他们无可奈何，陈便心生一计，低声下气地对巡警说：

“二位老总，我们只有十多两烟土埋在前面那株大树下，愿分一半给二位，请放我们过去吧。”二巡警点头不语，表示应允。同伙将二警引到树下时陈趁其不备，拾取两个鹅卵石，向二警头部猛击，一人一石，这两位“黑衣喽罗”顿时被打得头昏目眩，口鼻流血，痛不可忍，遂蹲坐下去。陈等拔腿就跑，连夜逃回榆树湾，在一熟识的农妇家，避居了十余天。后打听外面风声平静，始协同伙伴，将鸦片烟土分别出售，共牟取数百银元暴利，自己购买了短枪一支，以作防身之用。

一次，陈汉章召集同伙，秤肉宰鸡，饮酒作乐，密谋策

划，决心干一番招兵买马、独树一帜的大事。陈称霸一方，甚嚣一时，经历了以下抢、收、封、征等过程：

(1) 在辰溪、溆浦两县边境地区，他和同伙两次冲击挨户团，抢得十多支步枪，以溆浦的龙潭作为营地，设立枪械修理所。并派专人去武汉兵工厂活动，以重金礼聘修造枪弹的技术工人，来龙潭手制步枪和手枪，从而扩充了武器装备。

(2) 打着保护农民利益的旗号，先招收四面八方的散兵游勇，后吞并小股零散匪帮，继而收编辰溪、溆浦等地部份团防队，以扩大势力范围。

(3) 由其弟陈渥掌管，先将小股土匪、散匪编成连队，根据人枪多少，封官加委，仗势欺人，自称湘西联军总指挥。收编团防队、扩大地盘后，竟欺世盗名，自己改称湖南省湘西剿匪总指挥，以偿幼时心愿。

(4) 先在辰溪沿河一带，设立税卡，攫取税款，后将溆浦、辰溪等县的田赋税，概归己征。1926年，以上地区大旱成灾，哀鸿遍野，由于陈汉章部队的横征暴敛，致使灾民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敢怒而不敢言。

二、编入湘军六师 收归何键部下

湖南唐生智所部第八集团军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了扩大势力，采取养匪抚匪、害民利己政策，曾派人联系，收编陈汉章全部人枪约六、七千为湘军暂编第六师，晋升陈为师长，其弟陈渥为副师长。经陈渥整编，下分四个步兵团，第一团团长由陈渥兼任，第二团团长陈芳甲，第三团团长李宝

臣（又名李国钧，系陈汉章的亲表弟），第四团团长向承祖。师的直属部队有特务连（即警卫连）机枪连、手枪连、通讯连、迫击炮连和工兵连。其武器装备，系一色汉阳枪，队伍由匪帮转为正规军，其势汹汹，不可一世。

何键见陈汉章反共卖力，胆大妄为，遂任命陈为湖南第五路清剿司令，陈秉承何键的旨意，曾在溆浦一地，枪毙了农协会员近二百名，有的砍头示众，有的张榜枪决，弄得当地农民悲惨凄凉，怨声载道。

何键为了控制湖南全省地盘，命令陈汉章所部向窃据在洪江、黔城一带的黔军（贵州军队）发起攻击。收复所占地盘，由该师负责驻守。陈奉令后，虚张声势，佯称两万兵力，分兵进驻黔城、洪江边缘地带，步步逼近黔军。窃据在洪江的黔军将领犹国才闻讯后，令其弟犹禹九率一个营在洪江河东的南岳一带（现汽车站附近），阻击陈的先头部队，自己率领一个团退守黔城。陈军则以两个营的兵力假意佯攻洪江，拖住犹禹九营；另一方面，命李宝臣团与陈芳甲团，从沙湾过河，穿过土溪，直袭黔城，并用迫击炮击毁犹国才部的临时工事，双方接火，黔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往瓮洞方向逃窜贵州天柱。犹禹九听到其兄犹国才的战败消息，不敢恋战，遂率部经大红坡，翻山越岭向天柱逃奔而去。

从此，芷江、黔阳、麻阳、晃、靖、会同、绥宁、通道等县，均属陈汉章部队控制的地盘。1927年“马日事变”后，陈奉何键之命，藉“剿匪”为名，在晃县、靖县和会同等地，杀害了很多无辜的农民、工人和革命志士，成为湘西屠杀工农群众的头号刽子手。

三、驻扎黔洪两地 迷恋酒色财气

陈汉章将黔军驱逐出境后，与副师长陈渥以及熊参谋长等，率直属部队驻扎洪江，陈渥的第一团，分驻安江、黔阳、会同等地，严防驻守。官匪一体的陈汉章，为了巩固其统治势力，长期捞取巨额税款，以图个人享乐的目的，大肆镇压小股散匪，推行保甲连保连坐办法，采取彻底追查手段，对发生的抢劫事件，唯所在保甲是问，一时宵小隐匿，匪患绝迹，从贵州入境的船装货物、鸦片特商，只要向陈部缴纳捐税、护送费，即可安全通航通行。洪江通往邵阳的马路中，如丝马界、梁山界和雪峰山；水路通往常德所经过的黄狮洞、仙人湾和龙头庵，原系土匪出没无常，经常抢劫的地段，自从陈汉章部队驻守、设卡征税后，货物畅通无阻，确保交通安全。1928年至1929年期间，洪江的运销业（包括鸦片特商业），外有充裕的货源，内有较稳定的治安环境，促进了市场繁荣，百业兴旺，形成当时洪油、木材和鸦片的集散地。由于鸦片烟贩卖业的兴起，致使吸毒者深受其害，陈部功罪，不言而喻。

陈汉章将攫取的巨额税款，除一部分上缴何健外，大部分收归私有，为了贪得更多钱财，坐收渔利，竟与湘乡巨商李镇湘在洪江合资开设谦益丰钱庄，声称有三十万银元资本，吸引了大、小商贩、十大油号、绸缎布匹庄均将其资金在此存取周转。

陈有妻妾数人，均有资色，其中有良家女子，也有出身妓女和剧团女演员，由于他喜新厌旧，仍不能满足其私欲。

此时洪江戏班，有怡园大舞台的京剧；辰河戏有荣庆班、荣福班；祁剧有新桂园、桂兰园；常德戏有紫云班、金妙园（全是女角）；高等妓院有十余家；酒楼有大观楼、双江楼、金玉楼、万盛楼、三顺楼和明月楼，每当黄昏时刻，各酒楼内红灯高悬，笙歌嘹亮，富商、木贾均在此过着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陈汉章对此很感兴趣，有时携带卫士亲自参加，品尝酒菜风味，并直接指挥，组成“欢迎台”（辰河戏），供他观赏。洪江十大会馆，为了迎合陈的爱好，多次大摆筵席，恭请赴宴。木商、油商、特商也多次设宴，恭请陈及夫人临场观戏，地点天王庙（现二中校址所在地），庙门一带，各种饮食水果、香烟、瓜子，均有供应，热闹非常。陈汉章几次外出，骑一匹白色高头骏马，威风凛凛，梳妆打扮的姬妾，乘坐四人大轿，暗送秋波，卫士随从，前呼后拥。观戏享乐时，他最喜爱祁剧中的“小玉梅”、“四季红”和“万年红”等花旦，每当她们上台演出，他睇目传情，拍手称好，有时干脆带回公馆尽情调戏奸淫。他的大老婆黄夫人，多次劝阻苦谏，陈的回答是：“与民同乐，有何不可。”从此，“乐棍子”这个绰号，便套在陈汉章的颈脖上，名不虚传，尽人皆知。

四、观戏回部被刺 同室操戈一空

1930年年初，暂六师第三团团团长李宝臣向陈汉章推荐一位曾在蔡矩猷部下当过团长的曾春庭，任新成立的手枪营营长，陈已欣然同意，不料上级规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方能任用。陈迷恋酒色，未作说明，竟拖了两个月时间，未

曾任命。因此，曾春庭怀恨在心，遂在李宝臣面前，挑拨是非，阴谋献策，要李觅一、二神枪手，许以重金，令其潜入洪江，乘机刺杀陈汉章，夺取所占地盘，并收编陈的直属部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

同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刺客探听“乐棍子”正在湘乡会馆晚宴，接着观赏“小玉梅”、四季红”分别演出“金鸡戏宴仪”和“红霓关东方氏戏王伯党”的戏剧，直到深夜十一点，才乘轿回司令部（即现在税务局的地址），大桥前后共八名卫士守护着。轿行至杨家巷口时，藏身于巷口涵洞边的刺客，向陈汉章面前打来一梭子弹，当时前四名卫士和轿夫，倒下三人，紧接着第二、三梭子弹又密集地向陈汉章扫来，陈腹部中了一弹后，轿子后面的四名卫士，才手端花机枪，抢到轿子前倚着荷叶街的门墙，向刺客回击。待师部的直属各连赶到，上下搜查，缉拿凶犯时，刺客早已杳无踪迹。

是时副师长陈渥，正在黔城视察，得讯后，随即赶回洪江，命令各团准备战斗，就地待命。一方面派亲信部队护送陈汉章回怀化卢阳疗养；另一方面，与参谋长率陈芳甲团、陈叔杰团以及直属迫击炮连，往芷江围攻李宝臣，李孤团作战，损失惨重，遂请贵州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挥师助战，双方同室操戈，战祸频繁不断。何健为了不让这支部队被黔军鲸吞，指令三十一师收编陈渥为旅长，旅部驻衡阳；并指令十九师收编李宝臣为旅长，离开湘西，驻扎益阳、宁乡等地。陈汉章部队原控制的地盘，仍属何健的三十一师和六十三师185旅陈子贤部的势力范围。几场混战，才告结束。

陈渥率部赴芷江围攻李宝臣时，陈汉章因受重伤，医治无效，在往怀化卢阳途中，路过鸡公界时，闭目不语，一命归阴。

陈汉章被刺身亡后，曾与巨商李镇湘在洪江开设的谦益丰钱庄，借机倒闭，其巨额资金，据说由分庄老板拐款潜逃，钱财一空。洪江庆元丰等油号和木帮、纱布商所存的巨额资金，一笔勾销，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凡存款在谦益丰钱庄的老板们，无不愁眉苦脸，后悔莫及。

黄云照、唐曙光供稿

周汉臣、陈兴明整理

解放前的“特种会报处(室)”内幕

解放前所谓“特种会报处(室)”，实质上就是党、政、军、团、特联合组成的核心机构。它以统一指挥、深入侦探、追踪线索、统一行动，清除异党、肃清隐患，从而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统治地位为主要任务。湖南省设“特种会报处”(以下简称“特处”)，所属行政区及县市设“特种会报室”(以下简称“特室”)。

组成人员 多用化名

1946年5月，湖南省第十区行政专员公署(设洪江原油子坪)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文益善、副司令杨镇南，奉省“特处”命令，召集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汪正坤、中统十区调查室主任陈通焕、三青团会同县县团部干事长何萍川、洪江镇镇长肖萼、洪江一级警察所所长王亚黄、湘警六大队队长樊刘昆、“特室”机要秘书姚纬成和助理秘书宾达等，设立了“湖南省第十行政区特种会报室”。我是以国民党会同县党部洪江办事处总干事身份，被通知参加这种组织机构的。按省“特处”的指示和主持人文益善的要求，只能允许其单位或组织的主管参加，每次会议不许他人代替，务必准时到会，参加人员多用化名。我记得陈通焕的化名叫“易心”，何萍川的化名叫“阳一叶”，我的化名叫“黎明”。

会议异常机密，内容守口如瓶。每周星期一上午八点开会，总结上周活动情况，研讨本周工作重点，部署所属各县的肃奸任务，追踪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线索，严加监视共产党自首人员孙家信等的一切行动。

捕风捉影 诱过邀功

1947年上半年，有一次由安徽省开往贵州省贵阳市的一辆军车，车上载有二十余名伤残转业人员（带有少数眷属）军车行驶到晃县时，被晃县县长雷孟炎（中统调查员）截车检查，从车上行李中搜出几本陕北出版的杂志，其中有著名作家胡绳的文章。雷认为这辆军车乘坐人员，系异党化装的地下工作者，遂将全车人员押解到洪江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兼司令文益善得此讯息，随即召集中统十区调查室主任陈通焕、军统芷江组组长方天印，以及“特室”全部主管人员共同研究，决定将洪江雷祖殿（会馆）改为临时扣留所，派湘警十大队（由六大队改编）一个排看管。在此时此刻，中统十区调查室与军统芷江组都分别电报南京中统局和军统局，邀功请赏。经过三个月的侦讯，未发现他们有异党嫌疑的证据，同时他们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也陆续寄来了证件，没有理由定他们为异党地下工作人员。事后，中统十区调查室埋怨雷孟炎捕风捉影，军统芷江组责备十区调查审讯无能。

当时我已接替肖萼任洪江镇镇长，一再向十区专员公署申报，要求将这批人员早日处理，如果再拖延下去，洪江镇没有这笔经费开支，实难负担他们的给养。湖南省政府亦急

令十区专员，及时处理，以免发生意外。在这种情况下，文益善召集“特室”全体成员开会，研究决定将全车所有人员送往贵阳市，请贵州省接收处理，由护送的副官向黔省府一再交涉，黔省府不予接收。十区专员深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又电请湖南省政府，要求派人前往黔省府商洽。经过二十余日的往返磋商，贵州省政府才将这批人员接收，并遣送回家，其遣送费用，由湘黔两省分担了事，晃县县长雷孟炎为此事被免去县长职务。

到处搜查 枉费心机

1948年1月的一天晚上，中统十区调查室主任陈通焕接省调处密电：“共党武汉区派来一批地工人员，操鄂西或扬州口音，化装商人，目前已进入湘西，由常德经晃县，很可能到洪江来，进行地下活动。希接电后，协同党、政、军、团立即清查，力争一网打尽……”。陈随即向十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高世愚（文益善已被调离）汇报，高召集“特室”成员磋商后，一方面由保安司令部命令湘警六大队、洪江自卫队和警察所，出动警察和自卫队进行全镇戒严；另一方面召集中、军两统全部成员，以及附近保长、保队附，组成四个大组，将洪江划分为四个搜查区。第一大组由汪正坤、何萍川负责，搜查俞家冲至大湾塘等处；第二大组由我和省警察第七训练所教育长王晓白负责，搜查塘边到岩码头一带；第三大组由洪江一级警察所所长刘怡生（接替王亚黄）和专署警察集训大队队长高树华负责，搜查桐油湾、木栗冲、栗子湾等地；第四大组由保安六大队队长谢成章和洪